

前

漢

卷

一

T 2455/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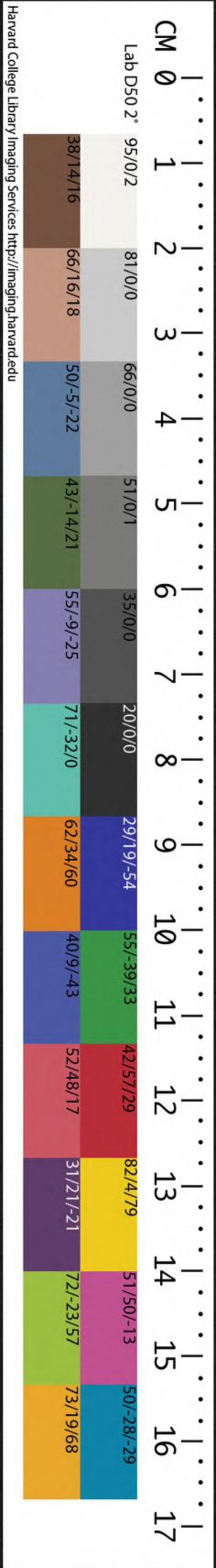
17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255.17

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班固前漢書凡百篇總一百二十卷

十二帝紀一十三卷

八表一十卷

十志一十八卷

七十列傳七十九卷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顏師古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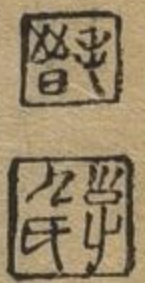
班固前漢書凡百篇總一百二十卷

漢書卷之...



皇明崇禎十有五年歲在橫艾敦牂如月初吉琴川毛氏開雕

索隱曰橫艾壬也爾雅作玄默今從史記歷書



前漢書目錄

帝紀 十二卷

年表 八卷

本志 十卷

列傳 七十卷

帝紀

第一卷

高祖上

高祖下

第二卷

惠帝

第三卷

顏師古注



高后

第四卷

文帝

第五卷

景帝

第六卷

武帝

第七卷

昭帝

第八卷

宣帝

第九卷

元帝

第十卷

成帝

第十一卷

哀帝

第十二卷

第十三卷

年表

第十四卷

諸侯王表

第十五卷

諸侯王表

第三卷

王子侯表上

王子侯表下

第四卷

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

第五卷

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

第六卷

外戚恩澤侯表

第七卷

百官公卿表上

百官公卿表下

第八卷

古今人表

本志

第一卷

律曆志上

律曆志下

第二卷

禮樂志

第三卷

刑法志

第四卷

食貨志上

食貨志下

第五卷

郊祀志上

郊祀志下

第六卷

天文志

第七卷

五行志七

五行志七中之上

五行志七中之下

五行志七下之上

五行志七下之下

第八卷

地理志上

地理志下

第九卷

溝洫志

第十卷

藝文志

列傳

第一卷

陳勝

項籍

第二卷

張耳

陳餘

第三卷

魏豹

田儼

韓王信

第四卷

韓信

彭越

英布

廡館

吳芮

第五卷

荊王賈

燕王澤

吳王濞

第六卷

楚元王

德向啟

第七卷

季布

樂布

田叔

第八卷

高五王

齊悼惠王肥

趙隱王如意

趙幽王友

趙共王恢

燕靈王建

第九卷

蕭何

曹參

第十卷

張良

陳平

王陵

周勃

子亞夫

第十一卷

樊噲

酈商

夏侯嬰

灌嬰

傅寬

靳歙

周緤

第十二卷

張蒼

周昌

趙堯

任敖

申屠嘉

第十三卷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婁敬

叔孫通

第十四卷

淮南王

衡山王

濟北王

第十五卷

蒯通

伍被

江充

息夫躬

第十六卷

萬石君奮

衛綰

直不疑

周仁

張歐

第十七卷

文三王

梁孝王武

梁懷王揖

代孝王參

第十八卷

賈誼

第十九卷

爰盎

鼂錯

第二十卷

張釋之

馮唐

汲黯

鄭當時

第二十一卷

賈山

鄒陽

枚乘子臯

路溫舒

第二十二卷

竇嬰

田蚡

灌夫

韓安國

第二十三卷

景十三王

河間獻王德

臨江哀王闕

臨江閔王榮

魯恭王餘

江都易王非

膠西于王端

趙敬肅王彭祖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廣川惠王越

膠東康王寄

清河哀王乘

常山憲王舜

第二十四卷

李廣

蘇建

第二十五卷

衛青

霍去病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張次公

趙信

趙食其

郭昌

路博德

趙破奴

第二十六卷

董仲舒

第二十七卷上下

司馬相如

第二十八卷

公孫弘

兒寬

卜式

第二十九卷

張湯 子安世 安世二十延壽

第三十卷

杜周 子延年 延年子綬 綬弟欽

第三十一卷

張騫

李廣利

第三十二卷

司馬遷

第三十三卷

武五子

戾太子

齊懷王閔

燕刺王旦

廣陵厲王胥

昌邑哀王髡

第三十四卷上

嚴助

朱買臣

吾丘壽王

主父偃

徐樂

第三十四卷下

嚴安

終軍

王褒

賈捐之

第三十五卷

東方朔

第三十六卷

公孫賀 子敬聲

劉屈氂

車千秋

楊敞子燁

陳萬年

第三十七卷

楊王孫

朱雲

云敞

第三十八卷

霍光

第三十九卷

趙充國

第四十卷

王訢

蔡義

鄭弘

胡建

梅福

金日磾子安上

辛慶忌

傅介子

鄭吉

陳湯

第四十一卷

雋不疑

于定國

平當

第四十二卷

王吉

龔勝

鮑宣

第四十三卷

常惠

甘延壽

段會宗

疏廣廣兄子受

薛廣德

彭宣

貢禹

龔舍

韋賢 子玄成

第四十四卷

魏相

丙吉

第四十五卷

睦弘

夏侯始昌 族子勝

京房

翼奉

李尋

第四十六卷

趙廣漢

尹翁歸

韓延壽

張敞

王尊

王章

第四十七卷

蓋寬饒

諸葛豐

劉輔

鄭崇

孫寶

毋將隆

何竝

第四十八卷

蕭望之 子育 咸 由

第四十九卷

馮奉世 子野王 遂 立 參

第五十卷

宣元六王

淮陽憲王欽

楚孝王囃

東平思王宇

中山哀王竟

定陶共王康

中山孝王興

第五十一卷

匡衡

張禹

孔光

馬宮

第五十二卷

王商

史丹

傅喜

第五十三卷

薛宣

朱博

第五十四卷

翟方進

子宣 義

第五十五卷

谷永

杜鄴

第五十六卷

何武

王嘉

師丹

第五十七卷上下

楊雄

第五十八卷

儒林

楊何

丁寬

施讎

孟喜

梁丘賀

京房

費直

高相

伏生

歐陽生

林尊

夏侯勝

周堪

張山拊

申公

王式

轅固

后蒼

韓嬰

趙子

毛公

孟卿

胡毋生

嚴彭祖

顏安樂

瑕丘江公

房鳳

第五十九卷

循吏

文翁

王鳳

黃霸

朱也

龔遂

召信臣

第六十卷

酷吏

郅都

甯成

趙禹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咸宣

田廣明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第六十一卷

貨殖

白圭

烏氏羸

蜀卓氏

宛孔氏

刁閒

宣曲任氏

猗頓

巴寡婦清

程鄭

丙氏

師史

第六十二卷

游俠

朱家 楚田仲

郭解

樓護

劇孟 王孟

萬章

陳遵

第六十三卷

原涉

佞幸

鄧通

韓嫣

石顯

董賢

第六十四卷上下

匈奴

第六十五卷

西南夷

朝鮮

趙談

李延年

淳于長

兩粵 南閩

第六十六卷上下

西域

第六十七卷上下

外戚

第六十八卷

元后

第六十九卷上中下

王莽上

王莽中

王莽下

第七十卷上下

敘傳上

敘傳下

前漢書目錄

終

高帝紀第一上

師古曰紀理也統理也
事而繫之於年月者也

正議大夫行祕書

少監理牙門
子顏師古注

哈佛大學漢和

禮

漢書一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為功最高而為沛豐邑中陽

里人也

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為郡而豐為縣師古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

姓劉氏

師古曰本出劉累而范氏在秦者又為劉因以為姓母媪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媪孟

嘗息大澤之陂

師古曰蓄水曰陂蓋於澤陂隈塘

與神遇

師古曰遇會也

是時雷電晦冥

師古曰晦冥皆謂暗也

父大公往視則

見交龍於上巳而有娠

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師古曰隆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師古曰今中國通呼為黑子

寬仁愛人

師古曰今中國通呼為黑子

意豁如也

師古曰豁然開大之貌音呼活反

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

應劭曰武

為泗上亭長

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行旅宿食之館

廷中吏無所不狎

師古曰廷中郡府廷之

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

如亭曰武媪也俗謂老

何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為負耳王媪王家之媪也武負

武家之母也賈賒也李登呂忱並音式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各射陽其字作賈以

為證驗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為射自是假借亦猶銅陽音射時飲醉臥武負王媪見

運勺音酌當時所呼別有義意豈得即定其字以為正音乎及其見怪歲竟此兩

家常折券棄責 師古曰以簡牘為契券既不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 高祖常繇咸陽 應劭曰繇者役也文

城是也師古曰咸陽秦所都繇讀曰篤古通用字 縱觀秦皇帝 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 喟然大息曰嗟

乎大丈夫當如此矣 師古曰喟歎息貌大息言其歎息之大喟音丘位反 單父人呂公 孟康曰單音善父

志山陽縣也 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 師古曰與沛令相善因辟仇亡匿初 沛中豪

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 師古曰以禮物相慶曰賀 蕭何為主吏 孟康曰主吏功曹也 主進 文穎曰主

賦斂禮進為之帥也鄭氏曰主賦斂禮錢也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費又作賸音皆同

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為進費又音才忍反陳遵傳云陳遂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詔云可以償博

進未其進雖有別解然而所賂者之財疑充會食義又與此通 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 師古曰令

失答之貴者總稱耳 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 師古曰素故也謂舊時也易輕也音弋改也 乃給為謁曰賀錢

萬應劭曰給欺也師古曰為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蓋當時自陳姓名并列賀錢數耳給音徒在反 實不持一錢謁入呂

公大驚起迎之門 師古曰以其錢多故特禮之 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

之引入坐上坐 師古曰坐上坐尊處也令於尊處 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

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誦 師古曰誦曲語也音丘勿反 酒闌 文穎曰闌言希

罷牛在謂之闌 呂公因目固留高祖 師古曰不欲對坐者 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

相人 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舉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 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

有息女願為箕帚妾 師古曰息生也言已所生之女 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

此女與貴人 師古曰奇異也謂顯而異之而嫁於貴人 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

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 師古曰卒終也 呂公女即呂后也生

季惠帝魯元公主 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昭曰元諡也師古曰公主惠帝之姊也以

其最長故號曰元呂后諸高帝曰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諡齊諱惠王

尊魯元公主為太后當時已高祖嘗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謂請之元不得為諡也章說失之

休假曰告告又音魯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予賜皆絕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假為嗥魯二音並無別義固當依本字以讀之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

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師古曰舖食之舖也屈原曰舖其積是

也以食食人亦謂之舖國語曰國中童子無不舖也呂氏春秋曰下壺殮以舖之是也父本請飲后因食之故言舖也舖音必胡反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師古曰此男故大貴

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

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

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如淳曰言并得君之貴相也以或作似師古曰如說非也言夫人及兒子以君之故因得貴耳不當作似也鄉讀曰嚮

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師古曰誠實也及高祖

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呂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亭卒舊時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文穎曰高祖居貧志大取其約省與眾有異韋

昭曰竹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績以為帳師古曰之往也竹皮筴皮謂筴上所解

之籜耳非竹筠也今人亦往往為筴皮中古之遺制也章說失之呂古以字籜音託師古曰後遂號為劉氏冠者即此冠也後詔曰劉氏冠者即此冠也

冠劉氏冠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應劭曰秦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士者即此冠

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比音必寐反他皆類此到豐西澤中亭止

飲師古曰豐邑之西其亭在澤中因以為名夜皆解縱所送徒師古曰縱放也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

逝矣師古曰逝往也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師古曰被加也被酒者

徑澤中師古曰徑小道也言從小道而行於澤中過故其下曰有大蛇當徑令一人行前師古曰行案行也音胡更反行前者還

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

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困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

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

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師古曰謂所言不實欲苦之蘇林曰欲困苦

也

也

也

也

辱之師古曰今書苦字或
作答答擊也音丑之反
嫗因忽不見師古曰見音胡
電反他皆類此後人至高祖覺師古曰覺
謂復寐而

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馱當之師古曰馱塞
也音一涉反高祖隱於芒

碭山澤間應劭曰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蘇林曰芒音忙邊
之忙碭音唐師古曰碭亦音宕所言屬沛國梁國者皆是注釋之人據見在所屬

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師古曰言隨雲氣
所在而求得之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

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應劭曰始皇欲以一至萬示
不相襲始者一故稱二世秋七月陳涉起斬蘇林曰斬音機
縣名屬沛國至陳

自立為楚王李奇曰秦滅楚楚人怨秦故沛
因民之欲自稱楚王從民望也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師古曰
凡言畧

地者皆謂行而取之用功力少

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

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師古曰曹參為
掾蕭何為主吏君為秦吏今欲背

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師古曰時苦秦虐政賦
役煩多故有逃亡辭吏可得數

百人因呂劫眾師古曰劫
謂威脅之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師古曰高祖
噲音大

之眾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

城城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
也守音符他皆類此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師古曰保安也
就高祖以自安

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

沛令守諸侯竝起今屠沛師古曰屠謂破取城邑
誅殺其人如屠六畜然沛今共誅令擇可立立

之君應諸侯即室家完師古曰
完全也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帥子

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

竝起師古曰
擾亂也令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師古曰一見破敗
即當肝腦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

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各形似熊足似鹿為

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

不能完父兄弟師古曰鄉邑之人老及
長者父兄之行少及幼

者子弟之黨

故總而言之此大事願吏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師古曰
就成也

後秦種族其家師古曰誅
及種族也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

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眾莫肯為師古曰數音所
角反他皆類此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他皆類此

高祖乃立為沛公

孟康曰楚舊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

祠黃帝祭蚩尤於沛

廷

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末福祥也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廬山發而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

劍戟也師古曰瓚所引者同是大戴禮出用兵篇而并三朝記也其餘則如應說沛廷沛縣之廷

而豐鼓

應劭曰豐祭也殺牲以血塗鼓豐廟之禮皆無祭事師古曰許慎云豐血祭也然即凡殺牲以血祭者皆為豐安在其無祭事乎又古人新成鐘鼎亦必豐之豈取豐呼為義應氏之說亦未允也呼音火亞反

皆赤

師古曰幟幟也音式志友旗旂之屬幟即總稱焉史家字或作識或作志音義皆同

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

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田儋與從弟榮橫起齊

服虔曰儋音自擔之擔師古曰音丁甘反

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陳涉之將周章西

入關至戲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驛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秦將章邯距破之

蘇林曰邯音酒酣之酣師古曰音下甘反

秦二年十月

文類曰十月秦正月始即位周火德以五勝之法勝火者水秦文公獲黑龍此水德之瑞於是更名河為德水十月為正月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

沛公攻胡陵

鄧展曰屬山陽章帝元和元年改為胡陸

方與

鄭氏曰音房

還守豐秦泗川監

預屬山陽郡

平將兵圍豐

文類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其名也師古曰泗川郡川字或為水其實一也

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

如淳曰秦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此泗川有監有守壯其名也

走至戚

鄭氏曰音憂戚之戚如淳曰音將毒反師古曰東海之縣也讀如木字

沛公左

司馬得殺之師古曰得者沛公還軍亢父鄭氏曰亢音人相抗

至方與趙王

武臣為其將所殺十二月楚王陳涉為其御莊賈所殺魏人周市

略地豐沛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

文類曰晉大夫畢萬封魏今河東河北縣是也其後為秦所逼徙都今魏郡魏至孫假為秦所滅轉東徙於豐故曰豐故梁徙也臣瓚曰史記及世本畢萬居魏昭子徙安邑文侯亦居之汲郡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遷於大梁師古曰魏不常都於魏郡魏縣瓚說是也其他則知文氏之釋

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

齒今下魏魏曰齒為侯守豐師古曰封為侯因令守豐

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

屬沛公蘇林曰雅素也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師古曰為音于偽反

沛公攻豐不能取

沛公還之沛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歇為

趙王

鄭氏曰歇音竭絕之渴蘇林曰歇音毒歇師古曰依本字以讀之不當借音

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楚王

文類曰依本字以讀之不當借音

趙王

鄭氏曰歇音竭絕之渴蘇林曰歇音毒歇師古曰依本字以讀之不當借音

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楚王

文類曰依本字以讀之不當借音

趙王

鄭氏曰歇音竭絕之渴蘇林曰歇音毒歇師古曰依本字以讀之不當借音

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楚王

文類曰依本字以讀之不當借音

趙王

鄭氏曰歇音竭絕之渴蘇林曰歇音毒歇師古曰依本字以讀之不當借音

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楚王

文類曰依本字以讀之不當借音

曰秦嘉東陽郡人為甯縣君景駒楚族景氏駒名也晉灼曰東陽縣也臣贊曰陳勝傳云凌人秦嘉然即嘉非東陽人嘉初起於鄆號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東陽甯君及秦嘉二人是也東陽者為其所屬縣各甯君者姓甯時號為君

俱見景駒請兵已攻豐時章邯從陳別將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師古曰從謂追討也尚書曰夏司馬巨將兵北定楚地師古曰巨章邯司馬屠相師古曰至

師敗績湯遂從之師古曰巨古夷字屠相相縣名至

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師古曰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

月攻碭三日拔之師古曰拔者破城邑而取之言若拔樹木并得其根本也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

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師古曰下邑縣名還擊豐不下四月項梁擊殺景

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

蘇林曰五大夫弟九爵名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五月項羽拔

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師古曰別將謂小將別在他所者六月沛公如薛師古曰如往也他皆類此與項

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應劭曰六國為秦所并楚最無罪為百姓所思故求其後立為楚懷王以祖諡為號順民望也章

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師古曰破其身軍而殺其身七月大霖雨師古曰雨三日以上為霖

沛公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公與項梁共救田榮大破章

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章昭曰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老子

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慎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書曰紂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北者敗也鄙者陋也是知北即訓乖訓敗無勞借音章昭之徒竝為妄矣

至城陽攻屠其城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李自振迅而起晉灼曰左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師古曰文說是也環音宦沛

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定陶未下沛公

與項羽西畧地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

郡也由李斯子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

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謹噤欲令敵

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繮繫於項

繮者結礙也繫繞也蓋為結紐而繞項也繮音獲繫音頤

大破之殺項梁時連雨

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

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師古曰音怡師呂臣軍彭城東

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咎弟豹自立為魏王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

時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律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廢也懷王并呂臣

項羽軍自將之呂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章昭曰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封武安侯將

碭郡兵呂羽為魯公封長安侯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臣贊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師古曰瓚說得之章邯已破項

梁呂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大破之歇保鉅鹿城

秦將王離圍之趙數請救懷王乃呂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

增為末將北救趙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師古曰約要也謂言

契也自函谷關以西總各關中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師古曰不以入關為

利言與秦也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晉灼曰憤激也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

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禍賊師古曰慄疾也悍勇也禍賊者好為禍害而殘賊也慄音頻妙及又匹妙及悍音胡旦反嘗攻襄

城襄城無噍類如淳曰噍音咍笑反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子遺為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

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數進取多所攻取也師古曰楚者總言楚兵陳涉項梁皆是前陳王項梁皆敗孟康曰前陳王陳涉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此言前者陳王及項梁皆敗今須得長者往非謂涉為前陳王也安有後陳王乎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師古曰扶助也以義自助也扶字或倚任之意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

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

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孟康曰道山碭至陽城與杠里孟康曰二縣名也師古曰杠音江攻秦

軍壁破其二軍

秦三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沛公攻破東郡

尉於成武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師古曰本謂之郡尉至景帝時乃改曰都尉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

河自立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等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章昭曰栗沛郡

縣名遇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功臣表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侯武魏將也孟康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

將也剛未有稱諡者師古曰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奪其軍四千餘人并

不當攻剛武侯為剛侯武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所據矣

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故齊王建孫田安師古曰建齊襄王子

也立四十四年為秦兵所擊以兵降秦秦虜之遷建於河內遂滅齊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鹿下

虜王離走章邯師古曰章邯被破而走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

昌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屬陳留國臣贊曰陳留傳在雍丘西南酈食其為里監門

服虔曰音歷異其蘇林曰監門門卒也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公

方踞牀使兩女子洗師古曰踞反企也洗洗足也踞音據洗音先典反酈生不拜長揖曰師古曰長揖者手自

上而極下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

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臣贊曰輕行無鐘鼓曰襲沛公曰為廣野君呂其弟商

為將將陳留兵三月攻開封未拔師古曰開封縣名屬滎陽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

馬師古曰白馬亦縣名屬東郡又戰曲遇東文穎曰地名也蘇林曰曲音繭大破之楊熊走之

滎陽師古曰西走也二世使使斬之呂徇師古曰徇行示也司馬法曰斬以徇言使人將行徇示眾士以為戒四月南攻

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時趙別將司

馬印師古曰印音五剛反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孟康曰縣名也屬河陰南魏文帝改曰河陰絕

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轘轅臣贊曰險道名也在緱氏東南師古曰直渡曰絕轘音環至陽城收軍

中馬騎六月與南陽守齮戰雙東師古曰雙縣名也齮音蟻雙音昌由反大破之略南陽郡

南陽守走保城守宛師古曰宛南陽之縣也音於元反沛公引兵過宛西師古曰未拔宛城而自固以距敵今不下宛

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師古曰依險也今不下宛

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

旗幟遲明圍宛城三日服虔曰欲天疾明也文穎曰遲未明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晉灼曰文說是也師古曰文晉二家得其大意耳此言圍城

事畢然後天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為去聲音丈二反漢書南陽守欲自剄鄭氏曰剄音姑鼎反

以刀割頸為剄其舍人陳恢曰文穎曰主殿內小吏官名也蘇林曰蘭相如為宦者令舍人韓信為侯亦有舍人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後遂以為私屬

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

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呂為降必死故皆

堅守乘城師古曰乘登也謂上城而守也春秋左氏傳曰授兵登陴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

兵去宛宛必隨足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為足

下計莫若約降師古曰其為要約許其降也封其守因使止守師古曰封其郡守為侯即令守其郡引其甲

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

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晉灼曰功臣表威鯁也王陵安國侯王陵也

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蘇林曰番音菱

與偕攻析酈蘇林曰酈音蹠蹠之蹠如淳曰音持益及前古

皆降所過毋得鹵掠應劭曰鹵與虜同師古曰毋止之辭也音

魏人甯昌使秦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羽曰為雍王瑕丘申陽下

河南服虔曰瑕丘縣名申姓陽名也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臣瓚曰項羽傳瑕丘公申陽八

月沛公攻武關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百七十里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

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師古曰自與沛公中分關中之地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

兄子子嬰為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峽關應劭曰峽音堯峽山之關李奇曰在

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

幟於山上為疑兵師古曰益多也多張旗幟過其人數令敵疑有多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

呂利師古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餒人令其啗食音則改變為徒濫反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為譬他皆類此秦將果欲連和沛公

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

之沛公引兵繞峽關踰黃山鄭氏曰黃音讀蘇林曰黃音蒯師古曰蘇音是也丘怪反擊秦軍大破之

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元年冬十月如淳曰張倉傳云以高祖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五星聚于東井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當有聖

沛公至霸上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秦王

子嬰素車白馬係頸曰組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

封皇帝璽符節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

也也故音弗

也也故音弗

也也故音弗

也也故音弗

也也故音弗

也也故音弗

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以為信

降枳道旁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師古曰枳音軹軹道亭在霸成觀西四里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已能寬容且人已服

降殺之不祥乃呂屬吏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師古曰舍息也於殿

中休息也一日舍謂屋舍也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

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

矣師古曰苛細也音何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應劭曰秦法禁民聚語耦對也師古曰族謂誅及其族也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吾

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

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而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也服李二

說意並得之自外諸家皆妄解釋故不取也抵音丁禮反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應劭曰按按次第言不遷動也堵音觀凡吾所已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已軍

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師古曰要亦約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

諭之師古曰軍中遣人與秦吏相隨徧至諸縣鄉邑而告諭也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

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

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疆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

關中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

縣師古曰今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即古所謂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夾河之岸尚有舊關餘跡焉穀城即新安毋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

已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

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

戲下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

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欲已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如淳曰亞次也

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人關珍物無所取婦

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

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師古曰饗謂飲食也旦日明日也是時羽兵四十萬

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師古曰兵家之法不言實數皆增之力不敵會羽季父左

尹項伯素善張良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繆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毋特

俱死文穎曰特獨也無為獨與沛公俱死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不可

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伯約為婚姻曰吾入

關秋豪無所敢取文穎曰豪秋乃成好舉盛而言也師古曰豪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論小非言其盛籍吏民封府庫待

將軍師古曰籍謂為簿籍所呂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邪願

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夜復去戒沛公曰且日不可不早

自來謝項伯還具呂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

能入乎服虔曰巨音渠猶未應得入也師古曰服說非也巨讀曰詎詎猶豈也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如因

善之羽許諾沛公且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坂口名謝曰

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師古曰戮力并力也音力竹及又力周友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

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師古曰意不自謂得然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

與臣有隙師古曰隙謂閒隙言乖離不合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

呂生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師古曰動目以諭之羽不應范增

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師古曰莊項羽從弟汝人呂劍舞因擊沛公殺

之不者汝屬且為所虜莊入為壽師古曰凡言為壽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壽畢曰軍中

無呂為樂請呂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呂身翼蔽沛公樊

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呂酒噲因譙讓羽師古曰譙讓以辭相責也譙音才笑反有

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置車官屬師古曰置留也不以自隨獨騎與樊噲斬彊滕

公紀成步從間道走軍晉灼曰紀成紀通父也服虔曰走音奔師古曰間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走謂趨向也服音足矣凡此之類音義皆同

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師古曰安在何在此也他皆類此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

師古曰督謂視責也脫身去間至軍師古曰脫身也去間行以至軍也脫音他活反故使臣獻璧羽

受之又獻玉斗范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師古曰撞音丈

反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

無不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師古曰謂令沛公王關中羽

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

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巨得專主約師古曰積功曰伐春秋左氏傳曰大夫稱伐本定天

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如淳曰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也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二月

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越以東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羽欲都彭吳為東楚彭越為西楚師古曰孟說是也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

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師古曰即今之梁州南鄭縣二分關中立

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章邯曰即周時犬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更名廢丘司馬欣為

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師古曰取河華之固為阨塞耳非桃林也塞音先代反都櫟陽蘇林曰櫟音藥師古曰董翳為

翟王文穎曰本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王更名為翟都高奴師古曰今在鄭州界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

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師古曰即今之朝歌縣也當陽君英布為九江

王都六師古曰六者縣名本古國卑陶之後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應劭曰柱國上卿官也若相國矣共敖其姓名也孟

康曰本南郡改為臨江國師古曰共音龔

都江陵師古曰即今之荆州江陵縣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

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都平陽徙燕

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鄭氏曰荼音茶毒之茶如淳曰音舒師古曰鄭音是也音大胡反都薊

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菑師古曰今在青州

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為常山王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

丞相蕭何諫乃止服虔曰稱丞相者錄事追言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師古曰戲謂軍之姓

應也音許宜及亦讀曰應先是諸侯從項羽入關者各帥其軍聽命於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之上故言罷戲下此說非也項羽見高祖於鴻門已過戲矣又人秦燒秦宮室不復在戲也

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

慕從者數萬人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也諸侯人猶諸侯國人從杜南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因說漢王

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師古曰即今梁州之褒縣也舊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隨室諱忠改為褒內

燒絕棧道師古曰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呂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如淳曰視音示師古曰言令羽

知漢王更無東出之意也漢書多以視為示古通用字

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師古曰

古

曰誦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誦音一侯反

多道亡還者

師古曰未至南鄭在道即亡歸

韓信為治粟都尉亦亡

於是漢王齊戒設壇場

師古曰齊讀曰齊築土而高曰壇除地為場

拜信為大將軍問呂計策

師古曰上王音于放反是遷也

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

師古曰上王音于放反

如淳曰秦法有罪遷徙之於蜀漢

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

師古曰企謂舉足而竦身

及其鋒而用之可呂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

不如決策東向因陳

師古曰寧安也各安其處

漢王大

羽可圖

師古曰圖謂謀而取之

三秦易并之計

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漢王大

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遂聽信策部署諸將

師古曰分部而署置

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食

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

孟康曰縣名屬武都

出襲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

敗還走戰好時

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好時縣名屬右扶風師古曰即今雍州好時縣

又大敗走廢丘漢王遂

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地田榮聞羽徙

齊王市於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呂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

楚六月田榮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鉅野

師古曰鉅野澤名因以為縣今屬鄆州

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反梁地越擊殺濟北王安榮

遂并三齊之地

服虔曰齊與濟北膠東

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

韓廣并其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為韓

王張良為韓司徒羽呂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

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中而齊梁畔之羽大怒乃呂故吳

令鄭昌為韓王距漢令蕭公角擊彭越

蘇林曰蕭公官號也孟康曰蕭令越也時令皆稱公師古曰孟說是也

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

蘇林曰徇音巡撫其民人也孟康曰徇略也師古曰孟說是音辭峻反

遺羽書曰漢欲

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羽呂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九月漢王

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

師古曰歐音烏垢反吸音翕

因王陵兵

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

從南

陽迎太公呂后於沛羽聞之發兵距之陽夏

師古曰音假借之假師古曰即今亳州陽夏縣

不得

前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文穎曰郴縣名屬桂陽如淳曰

記本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黥布殺之為錯然今據史記黥布傳四月陰

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追殺之郴又與漢書項羽英布傳相合是則衡山臨江與

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非班陳餘亦怨羽獨不王已從田榮藉助兵師

借也呂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

趙歇立餘為代王張良自韓閒行歸漢漢王呂為成信侯漢王如

陝師古曰陝今陝州鎮撫關外父老師古曰鎮安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

郡使韓太尉韓信擊韓韓王鄭昌降十一月立韓太尉信為韓王漢

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呂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

池令民得田之師古曰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園所春正月羽擊田榮城陽

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城郭齊人復畔之諸

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赦罪人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

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

稅二歲師古曰復者除其賦役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呂

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呂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

三老與縣令丞尉呂事相教復勿繇戍師古曰繇呂十月賜酒肉三

月漢王自臨晉渡河師古曰舊縣名其地居河之西濱東臨晉境本魏王豹降將

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至脩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

語說之師古曰說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蘇林曰至洛陽新城三

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

成蘇林曰名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應劭曰為首無為之為布告天下言項羽

鄭氏曰為音人相為之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師古曰殺讀曰殺諸天下之賊也

夫仁不呂勇義不呂力李奇曰彼有仁我不能以勇服彼有義我不能以力服文穎曰

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師古曰為義三軍之眾為之素服呂告之諸侯為

帝發喪此為行仁義不用勇力文說是也

此東伐師古曰為品音子偽反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師古曰三王夏殷周也言以德義取

天下則可比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

哭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曰袒謂脫衣之袖也音徒早反哀臨三日師古曰眾哭曰臨音力禁反發使告諸侯曰天下

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

發喪兵皆編素師古曰編白素也音工老反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也南浮江

漢王下願從諸侯王服虔曰漢各王為諸侯王師古曰服說非也當時漢未擊楚之

殺義帝者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為齊王羽雖

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曰故得劫五諸侯兵應劭

曰雍翟寒殷韓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雍時已敗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張良遺羽書云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東謂出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

昌降二月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在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葉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也又叔孫通傳云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非五諸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曉前賢注釋並失指趣東伐

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為魏相國令定梁地漢

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服虔曰大會也羽聞之令其將擊齊

而自引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

東孟康曰故小縣在彭城南睢水上師古曰睢音雖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師古曰殺入既

多填於睢水圍漢王三市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砂石晝晦師古曰晦暗也楚

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

不相得漢王道逢季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

滕公下收載遂得脫鄭氏曰滕公夏侯嬰也師古曰脫音他洽反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開行及

遇楚軍師古曰此審食其及武帝時趙食其讀皆與酈食其同音異基而近代學者酈則為異基審則為食基趙則食其非也同是人名更無別義就中外駁何所據依且荀悅

漢紀三者並為異基字斷可知矣太公呂后本避楚軍乃及與之相遇而見拘執羽常置軍中呂為質諸侯見漢敗皆

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呂后兄周呂侯蘇林曰以姓名侯也音灼曰外戚表

周呂令武侯澤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為國師古將兵居下邑師古曰縣名也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西過梁地至虞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

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

隨何往說布果使畔楚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

者悉詣軍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瘠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各籍給公家

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

索閒破之應劭曰京縣名今有人索小索亭築甬道屬河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鄭氏曰甬

巨取敖倉粟孟康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名魏王豹謁歸視親疾師古曰謁請也

至則絕河津反為楚師古曰斷其津濟以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

太子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

丘降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服虔曰河上即左馮翊也渭南京兆也中地右扶風也師古曰凡新置五郡

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巨時祠之

興關中卒乘邊塞李奇曰乘守也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義與上乘城同關中大飢未斛萬錢師古曰斛直

錢萬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秋八月漢王如滎陽謂酈食其曰緩頰

往說魏王豹張晏曰緩頰徐言引譬喻也能下之巨魏地萬戶封生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他皆類此食其

往豹不聽漢王巨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

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師古曰乳臭言

少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

卒將誰也曰項它師古曰它字與他同並音徒何反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九月

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

萬人願巨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服虔曰井陘山名在常山今為縣師古曰陘音形斬陳餘

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

之隨何既說黥布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韋昭曰且音子闕反布戰

不勝十二月布與隨何閒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臯

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撓楚權服虔曰撓弱也師古曰音女教而其

字從木食其欲立六國後曰樹黨師古曰樹立也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曰問

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師古曰輟止也哺口中所舍食也飯音扶晚反哺音步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

劣無智若童登也幾敗乃公事師古曰幾近也乃汝也公漢王自謂也幾音鉅依反令趨銷印師古曰趨讀曰促促速也他皆類此又

問陳平乃從其計與平黃金四萬斤曰間疏楚君臣師古曰間音居竟反次下反間其音

亦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曰西者為漢亞父勸

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

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曰開出師古曰開出投

開隙私出若言開行微行耳紀信詐為漢王而王出西門遁是私出也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

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毛羽幢也

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應劭曰雉尾為之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

歲之城東觀曰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

魏豹縱公守滎陽應劭曰縱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蘇林曰音縱奉之縱師古曰音干容反羽見紀信問漢王安

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縱公相謂曰及國之王難與守

城師古曰謂豹先已經畔漢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臯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

東轅生說漢王文穎曰轅姓生謂諸生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

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師古曰走亦謂趨嚮也音秦次後亦同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

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春秋左氏傳曰羣臣輯睦他

皆類此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

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師古曰葉縣名古葉公之國音式涉反宛縣葉縣之

間也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

月彭越渡睢師古曰過睢水也睢音雖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

成臯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

破走彭越師古曰破之而令遁走聞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

羽謂苛為我將巨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

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也趨讀曰促若非漢王敵也羽亨周苛師古曰亨謂煮而殺之音普庚反他皆類此并殺

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作逃音灼曰跳獨出意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音徒影反

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王門張晏曰成臯北門北渡河宿小脩武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自

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秋

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李奇曰孛星類也是謂妖星所曰除舊布新也師古曰孛音步內反漢王得韓信軍復大

振八月臨河南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軍小脩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

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蘇林

曰綰音曰繩綰結物之縮師古曰音易板反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師古曰所畜軍糧芻粟之屬也積音

十賜反聚音才喻反復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名古南燕國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九月

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

李奇曰挑音徒了反臣贊曰挑戰適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師古曰李音贊說是適音他歷反姚音乃了反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

定梁地復從將軍師古曰從就也羽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

田廣罷守兵與漢和

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亨酈生東走高密項羽

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漢果數挑成臯戰楚軍不出

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酈在鄭地汜臣贊曰高祖攻曹

咎於成臯咎渡汜水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贊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酈在鄭地汜釋者又云在襄城則非此也此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士卒半

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

剽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對各為廣武城在敖倉西三室山

上就敖倉食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

鍾離昧於滎陽東師古曰昧音莫葛反其字從本末之末聞羽至盡走險阻師古曰走音奏羽亦軍

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師古曰罷讀曰疲轉運餉饋也音式向反漢王羽

相與臨廣武之閒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師古曰數責其

罪也音 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於

蜀漢罪一也羽矯殺卿子冠軍自尊罪二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號子者

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時上將故言冠軍羽當呂救趙還報李奇曰前

師古曰矯託也託懷王命而殺之也卿子冠軍文說是也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也師古曰掘而發之收取其財

王往救趙 當還反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約入秦無暴掠羽燒秦

秦降王子嬰罪五也詐阮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李奇曰章

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畔逆罪七也出逐義

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也使人陰殺義

帝江南罪九也夫為人臣而殺其主殺其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

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呂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

餘罪人擊公師古曰言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

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師古曰捫摸也傷胸而捫足者漢王病創臥張

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呂安士卒師古曰行音下毋令楚乘勝漢王出

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十一月韓信與灌嬰擊破楚軍殺楚將龍

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齊相田橫自立為齊王奔彭越漢立張耳

為趙王漢王疾瘡師古曰瘡與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臬故塞

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臬縣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

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

邊楚師古曰邊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

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師

曰操持也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算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

音于高反北貉燕人來致臬騎助漢應劭曰北貉國也臬健也張晏曰臬勇

錢人百二十為一漢王下令師古曰令教命也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

算為治庫兵車馬轉送其家師古曰轉四方歸心焉師古曰以

三韓之屬皆貉類也音莫客反

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斂贍反與作衣衾而斂尸於棺

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轉送其家師古曰轉四方歸心焉師古曰以

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陸賈說羽請太
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巨西
為漢應劭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呂東為楚九月
歸太公呂后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為平國將師古曰以其善說能平和邦國羽解而
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大半有一
分為少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師古曰罷讀曰疲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
取之鄭氏曰幾微也師古曰幾危也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高帝紀第一上終

禹川世鳳圖氏書館印

漢書一上

高帝紀第一下

漢書一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反已解於上止軍與齊王信魏

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也師古曰後改為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不會楚擊漢軍大

破之漢王復入壁深澗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

兵且破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其不至固宜師古曰理宜然也君王能

與共天下可立致也師古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封之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

自堅師古曰因信自請為假王乃立之耳故曰非君王意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呂魏豹故拜越為

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呂北至穀城

皆呂王彭越師古曰唯音離從陳呂東傅海與齊王信師古曰傅讀曰附信家在楚其

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呂許兩人師古曰捐棄也音乞全反使各自為戰則楚

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入

楚地圍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呂舒屠六如淳曰

衆屠破六縣師古曰六者縣名即上所謂九江王都六者也後屬廬江郡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行並擊也師古曰城

父縣名父音甫隨劉賈皆會十二月圍羽垓下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汝縣聚邑名也師古曰沒音衡交反羽夜聞

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為楚人之歌猶言吳歎越吟耳若以雞鳴為歌曲之名於

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作楚歌豈亦雞鳴時乎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呂兵大敗

灌嬰追斬羽東城音灼曰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

之為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

為魯公及死魯又為之堅守故呂魯公并羽於穀城師古曰即濟北穀城漢王

為發葬哭臨而去師古曰臨音力禁反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師古曰皆羽之

族先有功於漢者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

其軍初項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應劭曰兄伯嗣立為王不降遣盧綰

劉賈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應劭曰兄伯早亡遺諡之下令曰楚地

已定義帝亡後欲存卹楚眾呂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

楚王師古曰更改也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

卒師古曰言安輯魏地保其人眾也下音胡稼反常呂少擊眾數破楚軍共呂魏故地王之號曰

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古甚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與師古曰音弋庶友今

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呂下如淳曰死罪之明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韋昭曰殊死斬刑也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

離絕而異處也於是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

故衡山王吳芮張晏曰漢元年項羽立芮為衡山王後又奪之地謂之番君是以曰故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

再拜言張晏曰秦以為人臣上書當言昧犯死罪而言漢遂遵之大王陛下應劭曰陛下者升堂之陛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

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

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呂安萬民功盛

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

擬亡上下之分師古曰言大王與臣等並稱王是為此類相擬無尊卑之差別也地分音扶問反大王功德之著於後

世不宣師古曰言位號不殊則功德之著明者不宣於後世也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

帝者賢者有也師古曰言賢德之人乃可有帝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

皆推高寡人將何呂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

威動海內又呂辟陋之地師古曰辟讀曰僻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

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

足呂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呂幸天下晉灼曰漢儀注民臣被其德以為德俸也師古曰倖者吉而免

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師古曰綰與博士稷嗣

君叔孫通孟康曰稷嗣邑名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

汜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曰為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音敷劔反尊王后曰皇后

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詔曰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唯天子獨稱之故衡

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服虔曰非一種若今言百粵也呂佐諸侯

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呂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其呂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臣瓚曰茂陵書象郡治臨塵去長安

萬七千五百里文穎曰桂林今鬱林也師古曰桂林今之桂州境界左右皆是其地非鬱林也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

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師古曰祭者尚血腥故曰血食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

中兵呂佐滅秦如淳曰閩音緡應劭曰音文飾之文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也其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如音是也虫音許尾反項羽廢

而弗立今呂為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帝乃西都洛陽夏五

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其歸

者半之師古曰各已還其木上者復六歲也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師古曰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之以避難也

訓辨告勿笞辱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民呂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

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

如淳曰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亡爵名數謂戶籍也故大夫呂上賜爵各一級師古曰就加級者皆賜爵為大夫師古曰大夫第五爵也

其七大夫曰上皆令食邑

臣瓚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

非七大夫曰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淳曰事謂役使也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

復音方目反

又曰七大夫公乘曰上皆高爵也

師古曰公乘第八爵諸侯子及從軍歸

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爵或人君上所尊禮

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上謂天子

久立吏前曾不為決

師古曰

曰有辨說及陳請者不早為決斷

甚亡謂也

師古曰亡謂者失於事宜不可以訓

與日秦民爵公大夫曰上令丞

與亢禮

應劭曰言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令丞亢禮亢禮者長揖不拜師古曰與日猶言往日也亢者當也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不獨謂揖拜也

今吾於爵

非輕也吏獨安取此

師古曰於何得此輕爵之法也

且法臣有功勞行田宅

蘇林曰行音行酒之行猶付與

也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

如淳曰多自滿足也

而有功者顧不得

師古曰顧猶反也言若人反顧然

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

師古曰守郡守也尉郡尉也長吏謂縣之令長

其令諸吏善遇

高爵稱吾意

師古曰稱副也

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曰重論之

師古曰廉察也廉字本作覘其音同耳

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

如淳曰蔡邕云上者尊位所在也但言上不敢言尊號耳

通侯諸將

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

通亦微也通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曰後改為列侯列者見序列也

毋敢隱朕

如淳曰朕我也蔡邕曰古者上下共之朕絲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

以為尊稱漢遂因之而不改也

皆言其情吾所曰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曰失天下者

何高起王陵對曰

張晏曰詔使高官者起故陵先對孟康曰姓高名起臣瓚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邴吉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

陵臣起師古曰張說非也若言高官者起則丞相蕭何太尉盧縮及張良陳平之屬時皆在陵上陵不得先對也

陛下媢而侮人

師古曰媢易也讀與慢同

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曰與之與天下

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

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曰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

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師古曰填與鎮同鎮安也餽亦饋字

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

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師古曰傑言桀然獨出也

此吾所曰取天

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曰為我禽也羣臣說服

師古曰悅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

為亂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師古曰大者謂其長率即不來

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

日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傳首張戀反未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為流涕發

卒二千人呂王禮葬焉成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

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呂問張良良因勸上是

日車駕西都長安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是日即其拜婁

敬為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今婁敬發事之始故號曰奉春君也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秋

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

呂為燕王荆王臣信等十人如淳曰荆亦楚也賈逵曰秦莊襄王名楚故改諱荆遂

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利幾反上自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

利幾為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蘇林曰都以而

利幾恐反師古曰音召通侯而利幾自以項羽將故恐懼而反也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治長樂宮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張晏曰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自築其城也師古曰縣之與邑皆令築城人告楚王

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韋昭曰在南郡之華容也

師古曰夢讀如本字又音莫風反十一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詔曰天下

既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師古曰新立言新即帝位也圖謂謀而賞之身居

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呂其故犯法韋昭曰言未習知法令而犯之者有司因以故犯法之罪罪之故帝愍焉師古曰此說非

也言以未習法令之故不知避罪遂致犯刑帝原其本情故加憐之

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師古曰治謂都之也秦中謂關中秦地也秦形勝之國也張晏曰得形勢

之勝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鄭氏曰縣音懸師古曰此本古之縣字耳後人轉用為州縣字乃更加心以別之非當借音佗皆類此持戟

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縣隔絕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地執便利

縣隔千里也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百二得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師古曰縣隔千里李應得之秦得百二蘇說是也地執便利

其呂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

下之勢易也建音寒蘇林曰詭讀曰鈴師古曰如蘇音說皆是建音居假反

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師古曰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南

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

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

北有勃

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

應劭曰齊得十

之二耳故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與天下縣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眾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也晉灼曰按文攷義蘇說是也師古曰蘇晉之釋得其意也秦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所以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

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為淮陰

侯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為通侯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剖音普口反詔曰齊

古之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曰為諸侯師古曰為國以封諸侯王將軍劉賈數有大

功及擇寬惠脩絮者王齊荆地春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曰故

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荆王文穎曰東陽今下邳也鄆郡今丹楊也吳郡本會稽也韋昭曰

鄆郡今故鄆縣也後郡徙丹楊轉以鄆郡故謂之故鄆也師古曰鄆音章曰碭郡薛郡郟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

交為楚王

文穎曰薛郡今魯國是也郟郡今東海郡也師古曰郟音談

壬子曰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

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曰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

三縣立子肥為齊王曰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都晉

陽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

道上如淳曰復音複上見諸將往往耦語曰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

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

軍吏計功曰天下為不足用徧封師古曰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而恐曰過失及誅故

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師古曰言有舊嫌者也計羣臣

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曰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

相急定功行封師古曰趣讀曰促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患矣

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

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

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李奇曰為恭也如今卒持帚也師古曰彗者所以掃也音似歲反迎門卻行

師古曰卻退而行也音丘略反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已我亂天下法

於是上心善家令言師古曰晉太子庶子劉寶云善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敬已賜黃金五百斤夏

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

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竝起萬民

苦殃朕親被堅執銳師古曰被堅謂甲冑也執銳謂利兵也被音皮義反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

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

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

奴師古曰縣名也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鞮音丁奚反斬其將信亡走

匈奴與其將曼丘臣王黃師古曰姓曼丘名臣也曼丘厚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曼音萬共立故趙後趙

利為王師古曰故趙六國時趙也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

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師古曰十人之中二三墮指遂至平城為匈

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問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已

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山鄭氏曰以計鄙陋故祕不傳師古曰應氏之說出桓譚新論蓋譚以意測之事當然耳非記傳所說也使

樊噲留定代地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是月匈奴攻代代王

喜奔國自歸雒陽赦為合陽侯辛卯立子如意為代王春令郎中

有罪耐已上請之應劭曰輕罪不至于髡完其髡鬚故曰耐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言耐罪已上皆當先請也耐音若

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耐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而謂頰旁毛也彡毛髮貌也音所廉反又先廉反而功臣侯表宣曲侯通而為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師古曰勿事不役使也一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

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

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直然乎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

數歲成敗未可知師古曰匈匈喧擾之意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

故可因呂就宮室師古曰就成也且夫天子臣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呂重

威且亡令後世有呂加也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自櫟陽徙都長安置宗正

宮呂序九族夏四月行如雒陽師古曰如往也

八年冬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孟康曰直定也師古曰垣音轄還過趙趙相貫高等

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

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櫜服虔曰櫜音衛應劭曰小

棺也今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如淳曰棺音貫謂棺斂之服也臣贊曰初以櫜致其謂之櫜

死所為櫜傳歸所居縣賜以衣棺也師古曰初為櫜櫜至縣更給衣及棺備其葬具耳不勞改讀音為貫也金布者令篇名若今言倉庫令也祠呂少牢長吏視

葬十二月行自東垣至師古曰至京師春三月行如雒陽令吏卒從軍至平

城及守城邑者如淳曰平城左右諸城能堅守也皆復終身勿事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爵非公乘呂

上毋得冠劉氏冠文穎曰即竹皮冠也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劉操兵乘

騎馬師古曰賈人坐販賣者也綺文縐也即今之細綾也絺細葛也紵織紉為布及疏也劉織毛若今毼及氈氍之類也操持也兵凡兵器也乘駕車也騎單騎也賈音古絺音丑知反

紵音竹劉音居例反操音千高反秋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九月行自雒陽至淮

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

卮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為太上皇壽師古曰進酒而獻卮音灼曰音支師古曰卮飲酒圓器也今尚有之曰

始大人常曰臣亡賴應劭曰賴者恃也音灼曰許慎云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獪為亡賴師古曰晉說是也猶音工外反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服虔曰力勤力也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師古曰就成也與亦如也

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

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師古曰利謂便好也屬音九勿反十二月行如雒陽

貫高等謀逆發覺逮捕高等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并捕趙

王敖下獄詔敢有隨王罪三族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師古曰如說是也郎中田叔

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為王家奴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反從王就獄王實不知

其謀春正月廢趙王敖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王趙國丙

寅前有罪殊死已下皆赦之二月行自雒陽至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右為尊言材用無能過之者故云不出其右也他皆

類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來朝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又項羽歸太公呂后不見歸也又上五年追尊母媼為昭靈夫人高后時乃追尊為昭靈后耳漢儀注高

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北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二者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李奇曰高祖後母也晉灼曰五年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言追尊則明其已亡也記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櫟陽宮明此長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也又漢儀注先媼已葬陳留小黃師古曰如晉一說皆得之無此太上皇后也諸家之說更有異端適為煩穢不足采也秋七月

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赦櫟

陽囚死罪已下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界故特赦之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

都九月代相國陳豨反鄧展曰東海人名豨曰豨師古曰豨音許豈反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

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赦之師古曰去謂棄離之而來也上

自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亡能為矣

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師古曰守者郡守尉者郡尉也上

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

令將者白見四人師古曰白於天子而召見也上嫚罵曰師古曰嫚者濞汗也豎子能為將乎四

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呂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

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呂羽

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微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插羽檄

又求樂毅有後乎師古曰樂毅戰國時燕將也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問豨

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乃多呂金購豨將師古曰購設賞

也募也豨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餘軍

曲逆

文類曰今中山蒲陰是也

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

師古曰即今博州聊城縣

漢將軍郭

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

師古曰道由太原也

至馬邑

師古曰道由太原也

馬邑不下攻殘之

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

師古曰參合

縣也

日代之

上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

之遠數有胡寇難已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

師古曰少割以益之不盡取也

頗音音我反後皆類此

代之雲中呂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

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

于恒賢知溫良請立呂為代王都晉陽

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

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

師古曰意甚欲省賦斂也

今獻未有程

師古曰程法式也

吏或

多賦呂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

師古曰諸侯王賦其國中以為獻物又多於郡故百姓疾苦之

令諸侯

王通侯常呂十月朝獻及郡各呂其口數率

師古曰率計也

人歲六十三錢

呂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

師古曰伯讀曰霸

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

師古曰特獨也

患在人

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

師古曰奚何也

今吾呂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

呂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

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

臣瓚曰周昌已為趙相御史大夫是趙堯耳

相國

鄼侯下諸侯王

臣瓚曰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鄼音贊師古曰瓚說是也而或云何封沛郡鄼縣音才何反非也案地理志南陽鄼縣云侯國沛鄼縣不云侯國也

又南陽鄼者本是春秋時陰國所謂遷陰于下陰者也今為襄州陰城縣有鄼城西見有蕭

何廟彼土又有筑水筑水之陽古曰筑陽縣與鄼側近連接據何本傳何薨之後子祿無嗣高后

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文罷同更封延為鄼侯是知何封鄼國兼得筑陽此明

驗也但鄼字別有鄼音是以沛之鄼縣史記漢書皆作鄼字明其音同也班固泗水亭碑以蕭何

相國所封與何同韻於義無爽然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且地理志云王莽改沛鄼曰贊治

然則沛鄼亦有贊音鄼相亂無所取信也說者又引江統祖淮賦以為證此乃統之疏謬不可

考覈亦猶潘岳西征以陝之曲沃為

御史中執法下郡守

晉灼曰中執法中丞也

其有意稱

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

文類曰有賢者郡守身自往勸勉令至京師駕車道之

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

蘇林曰行狀年紀也

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師古曰癯疲病也音隆

三月梁王彭越謀

反夷三族

師古曰夷平也謂盡誅除之

詔曰擇可已為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

何等請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

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維陽至今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

應劭曰太上皇

思上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充實之師古曰徙豐人所居即今之新豐古城是其處復音方目反

五月詔曰粵人之俗

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

如淳曰中縣之民中國縣民也秦始皇略取疆界地以為桂林象郡南海

郡故曰三郡

使與百粵雜處

李奇曰欲以介其間使不相攻擊也

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宅居南方

長治之

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師古曰宅古宅字也書本亦或作他並音徒何反宅者南海尉之名也姓趙長治謂為之長治而治理之也

甚有文理中

縣人曰故不耗減

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反

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

它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

師古曰即就也其所居而立之 它稽首稱臣六月令

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

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上見公薛公言布形勢上

善之封薛公千戶詔王相國擇可立為淮南王者羣臣請立子長

為王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

應劭曰材

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光武時省韋昭曰中尉即執金吾也

為皇太子

衛軍霸上布果如薛公言東擊殺荆王劉賈劫其兵度淮擊楚楚

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已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已

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稽

孟康曰音會保邑名屬沛國新縣蘇林曰音音

音丈端反蘇音是也此字本作番而轉寫者誤為音字耳音保非也 布走令別將追之上還過沛

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

應劭曰助行酒 發沛中兒得百二十

人教之歌酒酣

師古曰酣洽也音胡甘反 上擊筑

登展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細頸也

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驍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

方令兒皆和習之師古曰和音胡臥反上乃起舞恍慨傷懷師古曰恍音口朗反泣數

行下師古曰泣目中淚也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師古曰游子行客也悲謂離念也吾雖都關中

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樂沛且朕自沛公已誅暴逆遂有天下其

臣沛為朕湯沐邑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

目反與讀曰豫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師古曰言日日樂飲也無故音來各反

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

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獻牛酒也師古曰之往也皆往邑西競有所獻故縣中空無人上畱止張飲三日

張晏曰張帷帳也師古曰張音竹亮反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

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師古曰極至也至人心之不忘也吾特且其為雍齒故反我

為魏沛父兄固請之迺并復豐比沛漢別將擊布軍洮水南北師古曰洮水在魏郡

曰洮音兆皆大破之追斬布番陽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城韋昭曰代郡縣

也詔曰吳古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朕

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師古曰臣者長沙王之名吳芮之子也今書本或臣下有芮字者流俗妄加也

沛侯濞重厚服虔曰濞音滂濞師古曰音普慈反請立為吳王已拜上召謂濞曰汝狀有

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應劭曰高祖有聰略反相徑可知至於東南有亂克期五十年者所知也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然天下同姓

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實服師古曰應說是也拊謂摩循之

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曰大牢

祠孔子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師古曰陳勝也魏安釐王師古曰昭王之子也釐讀曰僖漢書

僖諡及福禘字例多為釐齊愍王師古曰宣王之子為淖齒所殺趙悼襄王師古曰孝成王之子皆絕亡後其與秦始

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師古曰亡忌即

信陵君也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

盧綰使人之豨所陰謀師古曰之往也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綰師古曰辟音必亦反食其音與

綰稱疾食其言綰反有端春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綰詔曰

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且為亡有故使人

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
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師古曰先與綰居今能去之來歸漢者赦其罪加爵亦一級

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請立子建為燕王詔曰
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呂為南海王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英高為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降遙虛奪以封呂後佗降漢十一年更立佗為南越王自此王三郡芮唯得長沙桂林零陵耳今復封織為南海王復遙奪佗一郡織未得王之三月詔曰吾

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
天下同安輯之師古曰輯與集同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

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
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高祖答項羽曰吾翁即若翁也揚雄方言云周晉秦隴謂父曰翁而臣贊王林或云公者比於上爵或云主者婦人尊稱皆失之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吏二千

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吾於
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
共伐誅之師古曰擅專也音上戰反他音類此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上擊布時為流矢
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
可治於是上嫚罵之曰吾呂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下韓安國傳所云三尺亦同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劍字後人所加耳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韋昭曰泰山盧人也名越人魏桓侯時醫也臣瓚曰史記云齊勃海人也魏無桓侯師古曰瓚說也扁音步曲反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后

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
王陵可然少戇師古曰戇愚也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陳平可呂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
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
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師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後汝亦終矣不復知之盧綰與數千人居

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師古曰冀得上疾愈自入謝以為己身之幸也夏四月甲辰帝崩于
長樂宮臣贊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盧綰聞之遂亡入匈奴呂后與審食其

臣贊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

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師古曰編戶者言列次名籍也編音鞭北面為臣心常鞅鞅師古曰族謂族

曰鞅鞅不滿足也音於亮反他皆類此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師古曰族謂族巨故不

發喪人或聞巨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

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

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巨文關中師古曰鄉

讀曰嚮還嚮猶言反嚮內嚮也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躊足待也文穎曰躊猶翹也如淳曰

音灼曰許慎云躊舉足小高也音矯師古曰音說也審食其入言之乃巨丁未發喪大赦天下五月

丙寅葬長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長陵在長安北四十里已下蘇林曰下音下書之下鄭氏曰已下棺也師古曰蘇音鄭說是也下音胡亞反

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

師古曰反還也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師古曰尊號謚也

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

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

定章程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猶綱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

與功臣剖符作誓如淳曰謂功臣表誓使河丹書鐵契金匱石室如淳曰金匱猶金滕也師

古曰以金為匱以石為室重緘封之保慎之義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鄧展曰若畫工規

正負之器曰規摹者如陶工未施采事摹之矣師古曰取喻規摹謂立制垂範也洽足也日不暇足言眾事繁多常汲汲也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荀悅曰唐者帝堯有天下號陶發聲也

瓚曰堯初居於唐後居陶故曰陶唐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斯得之矣其

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應劭曰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欲也孔范氏其後也

師古曰晉司空士為之孫十會為晉大夫食采於范因號范氏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自上為陶唐氏

師古曰范宣子即士會之孫士句也在夏為御龍氏師古曰即在商為宋韋氏師古曰宋韋國名在

在周為唐杜氏師古曰唐杜二國名也殷末家韋徙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

杜縣也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師古曰言晉為霸主諸夏魯文公世

奔秦師古曰文公六年晉襄公卒士會與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欲以為嗣七年以後歸于

秦師納雍而趙宣子立靈公與秦師戰敗之于剗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晉其處者為劉氏師古曰文十三年晉人使魏壽餘偽以魏畔誘士會而納之秦人歸其帑其別族皆在秦者既無官邑而乃復劉崇之姓也劉向

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文穎曰六國時秦伐魏劉氏隨軍為魏所獲故得復居魏也師古曰春秋之後周室卑微諸侯彊盛交相攻伐

故總謂秦滅魏遷大梁師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棄安邑東徙大梁更號曰梁非始自秦滅六國之時都于豐故周市說

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呂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

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音灼曰涉猶入也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

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及高祖卽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

荆之巫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息也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

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也世祠天地綴之巨祀豈不信哉師古曰綴言不絕也由是推之漢

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

統矣孟康曰十一月天統物萌色赤故云得天統也臣瓚曰漢承堯緒為火德秦承周後以火代木得天之統序故曰得天統漢初因秦正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不用十一月為正也

師古曰瓚說得之漢書一

高帝紀第一下

惠帝紀第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惠皇帝芑悅曰諱盈之字日滿應劭曰禮諡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諡自惠帝已下皆稱孝也臣下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

此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王二年立為

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后曰皇

太后賜民爵一級師古曰帝初卽位為恩惠也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

外郎滿六歲一級蘇林曰外郎散郎也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

二歲賜錢萬張晏曰不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歲作郎三歲也不滿二歲謂不滿六歲之二歲作郎四歲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作郎未經一歲二歲耳宦官

尚食比郎中應劭曰宦官闕寺也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又有尚符璽郎也漢儀注省中有五尚而內官婦人

有諸尚也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應劭曰執楯執戟親近陛衛也武士力士也

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一級師古曰武

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呂上萬五百

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

如淳曰律有十食佐史韋昭曰若今曹史書佐也師古曰自五百石以下至於佐史皆賜五千今又言二百石

者審備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

服虔曰斥上曠上也如淳曰斥開也開土地為冢曠故言開斥言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

灼曰近上一千石賜錢一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下不言黃謂錢也二千石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

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一金減田租復十

五稅一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如淳曰秦作阿房爵之宮收大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五而稅一師古曰鄧說是也復音房目反

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官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

繫文穎曰言皇帝者別仕諸王國也張晏曰時諸侯治民新承六國之後威慕鄰邑或貪逸豫樂仕諸侯人特為京師作優裕法也如淳曰知名謂官人教帝書學有可表異者也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陛牢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宦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惠帝特為所知故亦優之所言云及耳非謂

比在京師異於諸王國亦不必在於官人教書學也左官之律起自武帝此時未有禮記曰官學事師謂凡仕宦非闕寺也盜械者凡官罪著械皆得稱焉不必逃亡也據山海經貳負之臣相稱之尸皆云盜械其義是也古者頌與容同五大夫第九爵也

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

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

應劭曰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內外公孫謂王侯內外孫也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今已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血屬媿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

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張晏曰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上造第二爵名也內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胸鞬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已而數是為八民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媿音連

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

呂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之也剔音他計反又曰吏所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

祿所已為民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

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

有所與師古曰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居業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財也無有所與與讀曰豫令郡諸侯王立高

廟師古曰諸郡及諸侯王國皆立廟也今書本郡下或有國字者流俗不曉妄加之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已免死罪

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人三十足緜矣師古曰今出買爵之錢已贖罪賜民爵一級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已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

前漢一

為太后

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蓋齊王憂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為齊太后呂母禮事之用悅媚呂太后耳若魯元呂子為魯王自合稱太后何待齊王尊之乎據張耳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為王呂母為太后故也是則偃因母為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乃為太后也

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

師古曰家人言無人之家

乙亥夕而不見隴西

地震夏旱郃陽侯仲薨

師古曰高帝之兄吳王濞父也

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

師古曰蕭何也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鄭氏曰城一面故速罷

呂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單于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

海王

應劭曰搖越王句踐之苗裔也師古曰越之兵助高祖故封東海在吳郡東南濱海云師古曰即今泉州是其地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

隸二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廩災南越王趙佗稱臣奉貢

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

師古曰張敖之女也史記及漢書無名字皇甫謐作帝王世紀皆為惠帝張后及孝文帝后呂下別

制名焉至於薄父之徒亦立名字何從而得之乎雖欲示博聞不知陷於穿鑿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師古曰弟者言

能已順道事其兄也弟音徒計反復音方目反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

書律

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故有挾書者族

長樂宮鴻臺災宜陽雨血秋七月乙亥未央

宮凌室災

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也詩七月之篇曰納于凌陰

丙子織室災

師古曰主織作縉帛之處

五年冬十月靄桃李華棗實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

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夏大旱秋八月巳丑相國參薨

曰曹參也

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一級

師古曰家長受也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賣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

十不嫁五算

應劭曰國語越王句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買人與奴婢倍算令使五算罪謫之也孟康曰

或云復之也師古曰應說是

夏六月舞陽侯噲薨起長安西市修敖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

師古曰車常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成車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

主也材官解在高紀

太尉灌嬰將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丁卯日有

蝕之既

師古曰既盡也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

臣贊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壽二十四

九月辛

丑葬安陵

臣贊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陵十里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

師古曰篤厚也

叔孫通之諫則懼然

蘇林曰諫復道乘衣冠道也師古曰懼讀曰瞿瞿然失守貌音居具反

納曹相國之對而心

說蘇林曰對修高帝制度蕭何法也師古曰說讀曰悅

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

師古曰謂殺趙王戮

戚夫人因呂憂疾不聽政而崩

悲夫

惠帝紀第一終

西川毛鳳樓氏書

漢書二

高后紀第三

漢書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皇后呂氏

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諱故稱高也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姁音許于反

生惠帝佐高

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二人

師古曰父謂臨泗侯呂公也兄謂周呂侯澤建城侯釋之

惠帝即位

尊呂后為太后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後宮美

人子名之曰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

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

大赦天下廼立兄子

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為王

蘇林曰台音胞胎

封諸呂六人為列侯語在外

戚傳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臯妖言令

師古曰罪之重者戮

及三族過誤之語呂為妖言今謂重酷皆除之

議未決而崩今除之二月賜民爵一級初置孝

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

夏五月丙申趙王

宮叢臺災

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

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

如淳曰今常山也因

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呂孝惠子侯晉灼曰漢注名長韋昭曰今陳雷郡

不疑為恒山王

如淳曰今常山也因避文帝諱改曰常

弘為襄城

侯朝為軹侯

師古曰軹音只

武為壺關侯秋桃李華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

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飭讀與勅同其字從力

諸有功者皆受分

地為列侯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

師古曰休美也音虛軒反他皆類此

朕思念至

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已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已定

朝位

師古曰已功之高下為先後之次

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

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

師古曰陳平

謹與絳侯臣勃

師古曰周勃

曲周侯臣商

師古曰酈商

穎陰侯臣嬰

師古曰灌嬰

安國侯臣陵等議

師古曰王陵

列侯幸得賜餐錢

奉邑

應劭曰餐與澹同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文類曰澹邑中更名餼錢如今長史食奉自復是為澹錢澹小食也師古曰餐澹同一字月音于安反澹所謂不食物也餐錢賜廚膳錢也奉邑本所食邑也奉音扶用反

陛下加惠已功次定朝

位

如淳曰功大者在功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

臣請臧高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

師古曰道屬隴西郡

武都道山崩

師古曰武都道屬武都郡

夏六月丙戌晦日有蝕之秋

七月恒山王不疑薨行八銖錢

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呂其大重更鑄黃錢今民間名榆莢錢

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三年夏江水溢流民四千餘家

師古曰水所漂沒也

秋星晝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

如淳曰列女傳別宣皇后脫簪

珥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師古曰永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

詔曰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

地上有驩心已使百姓欣然已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

今皇帝疾久不已廼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屬

天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議代之羣臣皆曰皇太后為天下計所已安宗廟

社稷其深頓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恒山王弘為皇帝

音灼曰史記惠帝元年子不疑為常

山王子山為襄城侯二年常山王薨即不疑也呂弟襄城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義更名弘漢書之書弘為正也師古曰即元年所立弘為襄城侯者音說是也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

章昭曰生呂武為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言武帝亦

師古曰此說非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言武帝亦

是耳何謂其
不稽古乎
秋八月淮陽王彊薨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應劭曰長陵高麗陵

月城長陵張晏曰起縣邑故築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黃圖云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里

奴寇狄道攻阿陽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天水之縣也今流俗書本或作河陽者非也行五分錢應劭曰所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春正月丁丑趙王友幽

死于邸巳丑晦日有蝕之既呂梁王呂產為相國趙王祿為上將

軍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夏五月辛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

妃也武哀侯張晏曰高帝兄伯也宣夫人高皇帝兒姊也如淳曰皆追諡號諡不稱其議

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

夫人曰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侵盜長

沙遣隆慮侯竈將兵擊之應劭曰竈姓周高祖功臣也隆慮今林慮也後避殤帝諱故改之師古曰慮音慮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孟康曰中謁也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宣讀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曰關人為之謁官加中

者多關人諸中官宦者令丞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

之也食其租稅宣紀曰德武食邑是也師古曰諸中官凡關人給事於中者皆是也宦者令丞宦者署之令丞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秋

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

下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上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師古曰顯讀與專同

自知背高皇帝約師古曰非劉氏而王亦有功而侯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

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呂祿女為婦知其謀廼使人告

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呂誅諸呂齊王

遂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

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

師古曰變謂發動也太尉勃與丞相平謀呂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

商令寄給說祿師古曰給誑也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

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呂為宜今太

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師古曰迺為上將將兵畱此為大臣

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呂兵屬太尉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請梁王亦歸相

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

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已為不便計

猶豫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磨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

隴西俗謂犬子為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未有所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

呂頹張晏曰頹音須師古曰呂后妹頹怒曰汝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師古曰言見誅滅無處所也處

陽侯甯行御史大夫事師古曰甯曹參子也音竹出反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

從齊來因數產師古曰數責之也音數具反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

已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向欲誅諸呂亦猶六國為從以敵秦故言人從也從音子容反平陽

侯甯聞其語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

通尚符節張晏曰紀通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紀通紀成之子已成死事故封侯師古曰晉說見也迺令持

節矯內勃北軍師古曰矯詐也許勃復令酈寄典客劉揭說祿應劭曰典客今大鴻臚也

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而呂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

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師古曰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者偏脫其一耳袒音徒早反軍皆左

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

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

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師古曰徘徊猶傍徨不進之意也徘徊音裴平陽侯馳語太

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師古曰誦言言公言也迺謂朱虛侯章曰急入

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也見產廷中

日舖時遂擊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鬪者遂產殺之郎中府

吏舍廁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

師古曰慰問之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迺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

更始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為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

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殺呂祿答殺呂頹分部

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大臣相與陰謀呂為少帝

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語在周勃高五

王傳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故惠帝

拱已師古曰垂拱而治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闈師古曰制宮中小門音他曷反而天下晏然刑

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紀第三終

漢書三

漢書三

文帝紀第四

漢書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文皇帝

荀悅曰諱恒之字曰常應劭曰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

如淳曰姬音怡眾妾之總稱漢官儀

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夫人臣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並內宮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眾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故左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姜亦大國女也後因總謂眾妾為姬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列后妃諸官無姬職也如云眾妾總稱則近之不當音怡宜依字讀耳瓚說謬也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十七年

秋高后崩張晏曰代王之十七年也諸呂謀為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

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語在高后紀高五王傳大臣遂使

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

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之欲反特畏高帝呂太后

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服虔曰喋音蹀疑履之蹀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為喋血師古曰喋音大頰反本字當作蹀蹀謂履

呂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呂觀其變中尉宋昌進

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竝起人人自呂為得之者

巨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師古曰卒終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

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天下服其疆二矣

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師古曰約省也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呂

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呂一節入北軍

一呼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他皆類此士皆袒左為劉氏畔諸呂卒呂滅之此乃天授

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師古曰為音于偽反其黨寧能專一

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

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

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

之兆得大橫應劭曰龜曰兆筮曰卜以荆灼龜文正橫也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呂光

服虔曰庚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庚其絲文也占謂其絲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嬪賢至夏啟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故也師古曰絲音丈救反本作縮縮書也謂讀

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

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卜迎立王

者師古曰說所以迎代王之意也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

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二也蓋取三人為名義耳

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張晏曰傳車六乘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

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丞相曰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

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師古曰問容也猶今

尉勃乃跪上天子言中間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眾顯論也他皆類此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

尉勃乃跪上天子音丁禮反他皆類此閏月巳酉入代邸羣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

大將軍臣武服虔曰柴武御史大夫臣蒼文穎曰張蒼宗正臣郢文穎曰劉郢朱虛侯臣

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蘇林曰劉揭也師古曰揭音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

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

皆非孝惠皇帝子

師古曰不詳其有爵位故總謂之子

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

蘇林曰高帝兄

伯妻羹頤侯母丘嫂也晉灼曰若蕭何夫人封為鄼侯也

項王后

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喜為代王後廢為郿陽侯子

以子滂為王追諡為頃王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類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鄼侯又宗室侯表此時無陰安侯知其為頃王后也案漢祠令陰安侯高帝嫂也師古曰諸諡為頃者漢書例作頃

字讀皆

琅邪王

文類曰劉澤也

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

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

師古曰不佞不材也

不足

呂稱

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下皆同

願請楚王計宜者

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也

寡人弗敢當羣臣

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上位東西面君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

讓不受羣臣稱宜乃更南鄉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師古曰鄉讀曰鄉

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

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曰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

忽

師古曰忽怠忘也

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

室將相王列侯曰為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曰

次侍

師古曰各依職位

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

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淨殿中以

虞非

奉天子法駕迎代邸

如淳曰法駕者侍中駟乘奉車即御屬車三十六乘

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

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師古曰行謂案行也音下更反

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

師古曰間者猶言中間之時也他皆倣此

謀為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

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蘇林曰男

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子謂賜爵者之妻也率百戶共得牛若干頭酒若干石無定數也

酺五日

服虔曰酺音蒲文類曰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

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義同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

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遣將軍灌嬰將兵

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謀呂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

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

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其益封太尉

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

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

千斤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呂氏所

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今除此律師古曰帑讀與奴同假借

也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師古曰蚤古以也所曰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

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慝志應劭曰慝音匿慝滿也師古曰慝快也今縱不

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嬪天下焉晉灼曰嬪古禱字而曰豫建太子

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謂增益也音直用反他皆類此謂天下何師古曰猶言何以稱天下之望其安之師古曰安猶徐也言

不宜汲汲耳有司曰豫建太子所曰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

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開猶更歷也明於國家之體吳王

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曰陪朕文類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

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曰陪朕之不能終

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師古曰必將傳位於子人其曰

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曰憂天下也朕甚不取師古曰不取猶言不

用此為善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師古曰治安言治理而且安寧也治音丈吏反立嗣必

有天下者莫長焉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也用此道也師古曰所以能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

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

始受國者亦皆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

高帝設之曰撫海內師古曰設置立也謂立此法也今釋宜建師古曰釋捨也宜建謂適嗣而更選於諸

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師古曰不當更議子啟最長文類曰景帝名敦厚慈

仁請建曰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師古曰雖

非已生正嫡但為後者即得賜爵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三月有司請立皇后皇太

后曰立太子毋竇氏為皇后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

曰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於死亡服虔曰阡音反阡之姑孟康曰阡音

屋檐之檐如淳曰貼近邊欲隨而莫之省憂師古曰省視也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

之意師古曰服孟二音並通呂振貸之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贍其義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自別有訓貸音吐戴反又曰老者非帛

不煖非肉不飽師古曰煖溫也音乃短反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師古曰存省視也又無

布帛酒肉之賜將何呂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

者或呂陳粟師古曰粟給也鬻淖糜也給米使為糜鬻也陳久舊也小雅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鬻音之六反淖弱也音女教反豈稱養老之

意哉具為令師古曰使其備為條制有司請令縣道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用此制也有鬻夷曰道年八十呂上

賜米八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呂上又賜帛人二疋絮

三斤師古曰絮絲也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

之詞致者送至也或承或尉自致之也蘇林曰取不滿九十尚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蘇林曰取

刑者及有罪耐呂上不用此令蘇林曰一歲為耐作二歲刑以上為耐耐能任其罪也師古曰刑謂先被刑也有罪在吏未決者也言八

十九十之人雖合加賜其中有被刑罪者不在此賜物令條中也

楚元王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

日崩大水潰出師古曰旁決曰潰上湧曰出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下諸侯四

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師古曰自代來時有功者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

疑皆止朕師古曰狐之為獸其性多疑每渡水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而稱狐疑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

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師古曰尊高也高其官秩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

至九卿師古曰張武等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

戶吏二千石呂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

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是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

為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為靖郭侯如淳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靜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鄒侯駟鈞以齊王舅侯

今此云靖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為鄒乎鄒音一戶反又音於度反

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

地呂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

遠師古曰所食之邑去長安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

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為吏謂為郡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十一月

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已養治之人主

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師古曰治音直吏反乃十一月晦日有

食之適見于天師古曰適讀曰謫責也音張華反見音胡電反災孰大焉師古曰災莫大於此朕獲保宗廟已

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

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瑞反呂累三光之明

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師古曰令謂此詔書及知見之所不及句

已啟告朕師古曰啟告朕躬是則於朕為恩惠也商書說命曰啟乃心沃朕心及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者師古曰匡朕之不逮不逮者意慮所不及因各敕已職任務省

繇費已便民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繇讀曰徭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

又飭兵厚衛師古曰飭整也諫與勅同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師古曰遺財也財與纒同

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置傳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十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也章昭曰藉借也借民力春正月丁

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十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也章昭曰藉借也借民力

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贊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木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藉謂藉藉也師古曰藉說也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于畝號文公

假借明矣諫斯則藉非假借明矣朕親率耕已給宗廟粢盛師古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粢音吝民謫作縣官及貸

種食未入人未備者皆赦之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為糧食也貸音吐載反種音之勇反三月有司請

立皇子為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

為趙王遂弟辟彊師古曰辟彊言辟御彊梁者亦稱辟兵辟其兵辟音必亦反彊音其良反說辟讀曰關關彊言關上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

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彊為河間王章為城陽王興居

為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五月詔曰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進善之旌進善之旌進善之旌進善之旌所已通治道而來諫者

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善政治之忽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妖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詆與妖同是使眾

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已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民或祝詛上已相約而後相謾師古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其行祝詛後相欺詛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又音莫連反吏

已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已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師古曰抵觸也

亦至也朕甚不取自今已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

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璽從簡

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師古曰衣食之絕故有大喪故不遂其生朕憂其然故今

茲親率羣臣農已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師古曰免不收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之詔曰前

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遂率列侯之國遂

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太尉潁陰侯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

丞相夏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師古曰殺之於其家五

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即白羊所居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遣丞相灌

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上自甘泉之高

奴師古曰之往也高奴上郡之縣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

酒師古曰里別率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畱游太原十餘日濟北

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

相兵已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臣瓚曰漢帝年紀為陳武此云柴武為有二姓將四將軍十萬眾

擊之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

北王背德反上誑誤吏民師古曰誑亦誤也音卦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

定反已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師古曰復音扶目反與王興居去來者亦

赦之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

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師古曰復

音方目反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為

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作顧成廟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應

劭曰文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為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因即為名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應劭曰聽民放鑄也更造四銖錢應劭曰文帝以五分

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死雍師古

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死也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

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

宮東闕罌罌災

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罌罌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罌罌獨災也師古曰罌罌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罌罌然一曰屏也罌音浮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有長星出于東方

文穎曰彗彗長三星

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彗星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彗星多為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為

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

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

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侍郎酌為昭少一侍郎譴呵之時此郎下沐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說是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梁王揖薨匈

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二

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無用傳

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

兩行書緡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檠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檠或用緡帛檠者刻木為合符也傳音張戀反檠音啓詔曰道民之

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師古曰辟讀日關關開也歲一

不登民有飢色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則眾庶飢餓是無蓄積故也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

也師古曰從事從農事也五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師古曰樹謂藝殖也而功未興是吏奉吾

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五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師古曰省省視也將何

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

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

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師古曰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舉之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

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

吏二百石師古曰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

令各率其意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負廣教化也

令道民焉師古曰道讀曰導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師古曰供粢盛皇后親桑

曰奉祭服其具禮儀師古曰令立耕桑之禮制也夏除祕祝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語在

郊祀志五月除肉刑法語在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

大焉今塵身從事晉灼曰塵古勤字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呂異也

孤寡布帛絮各有數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師古曰功臣表云餅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印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印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印之玄孫

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然則印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印之玄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不云是印後何從而知之乎

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

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師古曰申謂約束也賜吏卒自欲征匈

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文穎曰要却也哀痛祝誓之言於是呂東陽侯張

相如為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匈奴走

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師古曰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

言不敏不明師古曰敏材識捷疾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師古曰媿古媿字其廣增諸

祀壇場珪幣師古曰築土為壇除地為場幣祭神之帛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

右賢左戚先民後已師古曰以賢為上然後及親也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厚

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師古曰成紀隴西縣上乃下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

色新垣平設五廟文類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曰新垣平趙人也師古曰五廟即下渭陽五帝之廟也語在郊祀志夏四

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

歲時致禮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

策之傳納巨言師古曰傳讀曰敷敷陳其言而納用之語在鼂錯傳師古曰錯音下故反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矣五月

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皆為王秋九月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張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爲吉祥故改元以求延年之祥也冬十月新垣平詐覺謀反師古曰以詐事發覺自恐

被誅因謀反也夷三族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張晏曰后黨於呂氏廢處北宮故不曰崩詔曰間者數

年比不登師古曰比猶頻也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

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音於於反下皆類此乃天道有不

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呂致此將百官之

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

而計民未加益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徒各反呂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

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呂害農者蕃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蕃亦多也

音夫為酒醪呂靡穀者多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音來高反靡音糜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

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

之有可已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夏行幸雍棧陽宮

蘇林曰棧音張晏曰秦昭王所作也晉灼曰黃圖在扶風

六月代王參薨匈奴

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

外不安其生

師古曰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

封圻之內勤勞不處

師古曰圻亦畿字王畿千里不處者不獲安居

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

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入不能論其內志已重

吾不德

師古曰論曉告也重音直用反

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已自寧今朕夙

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

師古曰惻痛也怛恨也怛音丁曷反

未嘗一

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徹於道

韋昭曰使車往還故徹如結也

已論朕志於

單于

師古曰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單音單

今單于反古之道

師古曰反還也

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

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

師古曰偕亦俱也之往也趣也

結兄弟之義已全天下

元元之民

師古曰元元善意也

和親已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蝕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為庶人行

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已中大夫令免為車

騎將軍屯飛狐

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

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

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鴈門陰館師古

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

服虔曰在長安

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徹張梅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

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

孟康曰在長安

已備胡夏四月大旱蝗

諸侯無入貢施山澤

師古曰施解也解而不禁與衆庶同其利

減諸服御損郎吏負發倉庾

應劭

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
在邑曰倉在野曰庾 呂振民民得賣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三即位即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也遺詔曰朕聞

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師古曰始死者曰萌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

然奚可甚哀師古曰奚何也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已破業重服已

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已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師古曰臨哭也音力禁反下云

呂羅寒暑之數師古曰羅音離遭也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

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已重吾不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謂天下何朕獲保

宗廟已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師古曰眇眇猶言細末也二十有餘年矣賴

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臣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靡有兵革師古曰靡無也

朕既不敏常畏過行已羞先帝之遺德師古曰過行行有過失也惟年

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已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

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如淳曰得卒天年已善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之說非也與讀曰歎音弋於反帝自

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其令天下吏民令到

出臨三日皆釋服師古曰令謂此詔文也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

喪事服臨者皆無踐伏儼曰踐翦也謂無斬哀也孟康曰踐跳也晉灼曰漢語作跳跳徒跳也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姪帶無過

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無發民哭臨宮殿

中殿中當臨者皆已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

得擅哭臨已下師古曰為下棺也音義與高紀同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

釋服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織者禪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

喪其實二十七服晉一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禮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

未之思也它不在令中者皆已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布告天下

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過絕就其木名以為陵號

歸夫人已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長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令中尉亞夫為車騎

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軍以備非常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

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軍以備非常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

穿墳竄瘞事也師古曰穿墳出土下棺也巳而竄之又卽以爲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音扶目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

萬五千人臧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卽張武也賜諸侯王呂下至孝悌

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巳葬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霸陵在長安東南

贊曰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

不便輒弛呂利民師古曰弛廢弛音式爾反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

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呂臺爲

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呂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

器不得呂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

貴佗兄弟呂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

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呂几杖羣臣爰

盜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張武等受賂金錢覺

更加賞賜呂媿其心專務呂德化民是呂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

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烏呼仁哉

更加賞賜呂媿其心專務呂德化民是呂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

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烏呼仁哉

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烏呼仁哉

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烏呼仁哉

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烏呼仁哉

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烏呼仁哉

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烏呼仁哉

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烏呼仁哉

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烏呼仁哉

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烏呼仁哉

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烏呼仁哉

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烏呼仁哉

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烏呼仁哉

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烏呼仁哉

文帝紀第四

終

漢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ruled area.

